



“莲廉”清风 润爱心

——沙元炳《志颐堂诗文集》读后

□白本 李鹰



沙元炳(1864—1927),如皋籍企业家、教育家、诗文家、藏书家。中秋佳节访友,途经沙元炳纪念馆——颐园,望见园内游人如织,翘首眺望着沙翁雕像,我心中颇为畅快,不禁喟叹:沙翁雕像不再茕茕孑立。我有此感慨,源自沙翁尤爱中秋写诗。其中一首佳作写于他35岁时,名为《中秋雨中独坐》。

那年中秋夜,沙翁独坐沙家河塘老宅的院中,守着两棵桂花树,望着“雨打花,风吹草”的景象,触景生情,想起造福乡梓的艰辛之路,不禁感慨:“百年成独处,一雨郁愁胸。”沙翁生于大富之家,又早年得志,何来“胸中郁愁”呢?访友回家,吃完夜饭,大雨骤然而至,望月已然无望,听着沙沙雨声,我眼前浮现出沙翁雨中独坐的光景。于是,我走入书斋,翻阅起沙元炳先生的遗著《志颐堂诗文集》。

《志颐堂诗文集》是沙翁辞世后,由其哲嗣门人整理付印的,录入800余首诗作及多篇古文。1933年,中华书局精印线装本《志颐堂诗文集》,共计1函6册,狄平子题写书名。日后,台湾、如皋等地又出翻印本。我存本较多。中秋过佳节,读书选善本,我小心翼翼地翻阅着线装本《志颐堂诗文集》,心潮澎湃地徜徉于沙翁的诗文中。

愁自爱来,沙翁心中有大爱——爱国爱乡。《志颐堂诗文集》足以证明。先从书名谈起。志颐堂是沙翁的书斋名。沙家祖上为官者不少,家中收藏四方官印,沙翁书斋名本为四印堂。1898年,沙翁从北京回乡,便将书斋更名为志颐堂,何故如此?1894年甲午科,张謇位居榜首,高中大魁;沙元炳名列二甲47名(总排名50),考中进士。是年,沙翁年仅30岁,小张謇11岁,可谓进人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传统士大夫,国家命运凌驾于个人命运之上。殿试数月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完败,国家进入至暗时刻。日后,维新变法又以失败告终,促使沙翁返回家乡。《志颐堂诗文集》所录第一首诗作《戎马书生图》为江伯卿秀才作:“君不见,短衣窄袖同五洲,武灵胡服天下骄柔;又不见,铁舰铜船日东下,天吴色蛟龙怕……”在这首诗中,沙翁记录下日本海军侵犯中国的史实,以诗言志,鼓励同乡江秀才,同时也激励自己要参与变革,富国强兵,抵御外敌。

本已身为翰林的沙翁,为何不在北京发愤图强呢?这与他看透清末民初时期官场腐败有关。他在给友人的文中直言不讳:“天下之患,莫大于任事者仅居其名,而无事事之实。”当官要实干清廉,不应徒有虚名。沙翁曾以“四印堂”为傲,就是源自沙家先人为官素来廉洁,多有政声。不过面对腐朽的官场,腐败的官员,沙翁对于仕途素来不喜。1912年末,江苏省议会复选,沙元炳自如前往南京参加选举。在往返途中,他经过镇江金山,写下一首《复选省议会日,步至金山》录入《志颐堂诗文集》。诗末云:“江风惨惨日将夕,窈窕万怪争洪流。”夕阳西下,大风扑面,心中忧郁的沙元炳,伫立在江边看到的不是百舸争流,而是“万怪”争流。所谓万怪,就是讽刺那些贪污腐败、无所作为的官员。随后选举中,江南的许鼎霖通过贿选被选为第一位江苏省议会议长,争议极大,影响极坏。沙元炳作为副议长,日后从南京返回如皋,途经南通唐闸作《赴江苏省议会,舟行至唐闸,病作却回,赋二律》。诗云:“任说猕猴驾土牛……虚名只博一身痴。衰迟久息元公梦,揽袂云将逐化游。”“猕猴驾土牛”的典故取自《魏晋世语》,是指:为官晋升缓慢也无所谓。“元公”就是那位写《爱莲说》的清廉君子周敦颐,他曾有名句:官清赢得梦魂安。“衰迟久息元公梦”是沙氏心中的无限感慨:我已年老体衰,早就不做清官、做好官的美梦了。沙先生面对腐朽的官场,淡泊名利,选择“化游”,即归隐家乡,从事教育、兴办实业,回馈家乡。于是早在1898年,他为书斋取名志颐堂,意为颐养双亲,实则如皋建功立业。

如何造福乡梓,实现心中强国梦想,沙元炳在如皋无论为官还是从商,都很清廉,而且诚信。他尤其重视教育。《志颐堂诗文集》录入他在安定小学校门外观赏荷花时的一首诗作:“一茎一叶总精神,才得花开与世新。灌水疏堤未得,赏心独有看花人。防害施肥慎护持,调停性质与花宜;待看万顷青红遍,才是栽培满足时。”此作不重荷花外表姿态,而重荷花培养。通过种花人在赞扬老师的职责是精心培育学生,老师的期待是桃李满天下。

“莲廉”清风润爱心。畅读《志颐堂诗文集》,从书斋名到有关荷花的诗文作品,可见沙翁清廉公正,爱国爱乡,不失为后世为官人的楷模。



诗·史·丝的互证

——读赵丰《寻找缭绫》

□桑农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这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第三十一首《缭绫》的开篇。与紧排其后的第三十二首《卖炭翁》一样,这首诗也为白居易讽喻诗的代表作,只是写法略有不同。为了讽刺服用者的奢侈无度,诗人竭尽铺陈之能事,凸显缭绫花色之精美、织造之费工。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首次对缭绫作了考证。他列举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史料,以及新近发现的敦煌藏经洞资料,论证了缭绫作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吴越之地盛产的珍贵丝织品,是当时最新最佳者,且为外州精织进贡之物。这里涉及区域纺织工业发展和社会制度史的问题,却没有涉及缭绫本身。这种失传的丝织物到底是什么样子?仍然未加说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一节专讲“唐代丝绸”。谈到“特别精工”的缭绫时,仅举白居易的诗为例,可见作者并未见过相关的实物或图像。直到最近赵丰《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一书问世,这一千古之谜方才彻底解开。

赵丰作为丝绸史专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出生于浙江海宁,父母都在缫丝厂工作。他先后就读于浙江丝绸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曾担任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一向致力于丝绸工艺史的研究。更为难得的是,他业余喜爱吟咏和创作旧体诗,因而很早就注意到古代关于丝绸的诗歌。为写作《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一书,他摘抄了《全唐诗》里几乎所有与丝绸有关的诗句,并在书中花了一定篇幅从丝绸专业的角度对白

居易《缭绫》诗进行释读。前些年,为配合相关展览,他开设专题讲座:“唐诗中的浙江丝绸——从丝绸的角度解读白居易《缭绫》诗。”后来,又分别在两所大学做过题目较为接近,内容各有侧重的演讲。

有了如此充分的前期准备,赵丰便开始动笔撰写本书。他一边构思、一边考证、一边研究,各种证据纷至沓来。最为神奇的是,正当他的写作逐步推进之际,在地下沉睡千年的缭绫实物竟然重现人间。原先从法门寺地宫发掘出的丝织品,封存三十多年后,开始进行保护性处理和研究。作为合作单位的参与者,赵丰得以走进实验室,零距离考察出土丝绸服饰的现状。他根据在地宫发现的《衣物帐》的记载,逐一排查,终于找到一件缭绫浴袍的实物。随即,他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制定复原缭绫织物的方案,运用唐代织锦技术,按原款式纹样复制了缭绫浴袍,让缭绫“活”了起来。赵丰多年来一直倡导纺织品文物保护的“全链条”理念。从解读《缭绫》诗到辨识缭绫,活化缭绫,正体现了“全链条”研究的完整过程。

由于研究的全面透彻,赵丰写作《寻找缭绫》一书,自然得心应手。他对白居易《缭绫》诗的解读,较之前人更具体、更准确、更丰富。全书在章节安排上也十分缜密、别致。主体部分每一章的标题,都是取自白居易诗句,而且完全按原诗先后排序。例如,第一章“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唐代丝织品的分类”,第二章“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唐代丝织物规格”,第三章“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

烟花簇雪——唐绫种类详分”等等。以此类推,书中对《缭绫》一诗的细致分析涉及唐代丝绸的品种样式、组织结构、织物规格、纹样图案、染料色彩、织造原理,以及唐代丝绸生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作者对一些细节所作的精彩解读。例如,缭绫的“缭”字通“掠”,可以解释为成束的丝线。唐代的织机有称“掠机”的,即现在所谓束综提花机。复原缭绫浴袍,使用的应该就是这种织机。又如,“地铺白烟花簇雪”中的烟和雪,并非缭绫的图案。正确的释读是:地部稍暗,如铺白烟;花部较亮,似堆白雪。缭绫的纹样特征是暗花,靠光照射地和花的不同组织反射出花纹。原诗后半还有一句“异彩奇文相映隐,转侧看花花不定”,正是这一暗花效果的真切写照。再如,天台山的瀑布高约百尺,诗中为什么说“四十五尺瀑布泉”呢?原来唐代丝织品“四丈为匹”,但官家验收贡品时检查的是重量。江南的丝纤维较细,于是“求两而加尺”,白居易说一匹四十五尺,在现实中是很合理的。另外,“扎扎千声不盈尺”一句,根据作者的折算,如果真的扎千声得一尺,织丝的纬密应该是今天的33根/厘米,而目前可见的唐绫,纬密一般在25—45根/厘米之间。白居易说的大约数字,竟然与事实如此吻合,不能不令人惊讶。

通读《寻找缭绫》这部诗、史、丝互证的专著,白居易原作的高度写实,赵丰解读的严谨周备,唐代丝绸工艺的精美绝伦,都会让人叹为观止。

新书架



《错位的复仇》
刘勃 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刘勃“拆装《史记》”系列第一本。从战国时代开始,许多人把自己的复仇梦想寄托到伍子胥身上,“伍子胥”慢慢有了些复仇之神的意味。刘勃通过史料比勘,将伍子胥复仇的前因背景、过程布局、后果影响细细道来,既精准刻画出春秋末期的纷乱现实,也重塑了一个血肉丰满、充满错位的复仇故事。



《成为雍正》
李正 岳麓书社

本书详细阐述了雍正这位“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的成长之路,以及掩盖在“康乾盛世”背影下的雍正一朝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关于雍正本人,是结合对其他历史性人物的生动描绘所塑造而出。借外部视角、借他人之言,在轮廓清晰的雍正正颜之外,带来一份我们不曾留意过的雍正侧写。



《南方来信》
倪双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赴香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双玉写给堂妹的信编纂而成。双玉远离故乡上海,来到香港,期望在此地闯出一片天地。与上海恋人难以割舍的情思、工厂主的骚扰、富商的诱惑、在香港影视界的逐梦……一代青年的迷茫与焦灼,投射于上海与香港两地对照的时空之镜。



《谜样的人生》
[英]劳拉·汤普森 中信出版社

这是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式的迷人传记。都是靠秘密运作的,如果把这个秘密说出口,我们就无法生活……她在与第一任丈夫阿奇的婚姻破裂后,“失踪的11天”是失忆还是报复性的策划?她曾在药房工作过,这位“毒理专家”设计的惊喜有哪些?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打破性别桎梏的人生?

书评

享受读书

□刘伯毅

易中天说过,学习以谋身,是为了赚钱生活;读书以谋心,是为了精神充实。少时,读书是为了将来的生计,而成家立业后的读书,更多的则是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人生的享受。

贾平凹在给18岁妹妹成为成人的一封书信里说,“什么都不要眼红,眼红读书;什么朋友都可抛弃,但书之友不能一日不交”。眼红,原意是指看见别人有名有利的东西时十分羡慕、嫉妒甚至憎恨,而平凹先生告诫妹妹要“眼红”读书,羡慕、嫉妒别人读书,要争分夺秒地多读书,这既是对小妹的殷切要求和谆谆教诲,又是对贫寒子弟价值取向的教化、倡导和引领。可见读书比交友还要重要,有时朋友可以舍去,而读书是人生第一等的大事、要事,万不可舍去。

人生在世,诱惑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权力、金钱、美色、虚荣等等。有些人穷其一生,忙忙碌碌为了攫取、占有这些东西,头发熬白了,眼睛瞅昏了,甚至暮年,仍念念不忘。有人因嫌金钱少,贪占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还不满足,结果到头来什么都不是自己的,还搭上了自由和生命。而有一些深谙生

命要义的人,选择与书籍为伴,在不断阅读中,汲取知识精华,参悟人生真谛。读书是一种享受,无论是文学名著,还是诗词歌赋,只要用心去读,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品读着心仪已久的华章,展现眼前的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或是秦汉冷的边关,或是唐宋绚丽的乐舞,或是明清嘈杂的市井。读书的时候,李白的孤傲、杜甫的沉郁、鲁迅的冷峻、钱钟书的幽默,都会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读林清玄的散文。林清玄半生坎坷,字里行间却从无辛酸,笔端流淌的皆是希望和温柔。他的文字如初春抽芽般润泽,正好滋养读者疲惫的心。不论是夜归的喇叭声乐手,还是市集卖菜的小贩,不论是舌尖品尝的五味,还是山间野生的百合,他都用一颗敏感纯真的心去感受去体会。林清玄一生勤奋,他从小学每日写作500字,到成人后每日3000字。他说“读书、读人、读心、读世界,使你养成非常大的胸怀”。他的作品,如他自己所说:以清心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柔软心除挂碍。

尽管生活有时像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那样琐碎和繁杂,但我们要学会放下,理清主次,懂得舍弃。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尽力所能及的事。”他们三个人,做得最好的事就是读书、写书,这不正是读书人向往和该有的样子吗?

随笔